

怀念——
记录·纪念离我们而去的人

线索征集:E-mail: www.85193207@126.com
征集电话:(0531)85193207

怀念

很能很能的二大娘

□张培安

二大娘跟我家是近邻，两家只有一墙之隔，她家的嬉笑打闹，我家的鸡鸣狗叫，两家人都能知道。也不知村里族谱辈分怎么排的，反正我母亲管她叫二嫂，我就叫她二大娘。二大娘有一双大脚，高高的个子，走路风风火火的，村里人喊她大脚娘们，她也不在乎，据说她结婚时，因嫌她脚大，新婚之夜二大爷烦得跑出了洞房。

二大娘很能很能，说媒、接生、下神样样都会，针灸、接骨、拿踝、拔罐子、看红伤样样懂一些。但凡村中的红白喜事，都少不了她。给死人穿寿衣，这活儿一般人都怯，也不愿意干，往往去找她。就是男性死者，二大娘也不在乎，说怕什么，不就是男人腿裆里有那四两肉嘛，有什么忌讳的，又不是没见过。因此，只要村里死了人，她都到场，招之即来，总是麻利地卷胳膊撸袖子，一边给死人穿寿衣，一边嘴里唠叨死者生前的许多好处，合着辈的，她就边穿寿衣边给死者说话：人来到世上就是受罪的，你老家伙眼一闭脚一蹬享清福去了，哎，死了好，死了好，不受洋罪了……就这么嘟嘟着，她的眼泪也掉下来了。

二大娘最拿手的本领是接生，据说她手劲大，一般的难产，只要她接生，保准母子平安。有一次，她去外村喝喜酒，村东头二楞子家的儿媳难产，胎儿是倒生，一天一夜没下来，痛得产妇在床上滚爬嚎叫，最后还是家人跑了二十里山路去请喝喜酒的二大娘。二大娘一听说，大桌子酒席顾不得吃，抓了一个馍馍，一掰，夹了一块肥猪肉边吃边往回跑。一到二楞子家，二大娘手也不洗，边卷胳膊撸袖子边收拾产妇，不到十分钟工夫，一个肥嘟嘟的婴儿就呱呱出世了。

二大娘到底接生过多少孩子，没有人统计，反正村里如今二十岁以下的孩子都是她接生的。

过去农村缺医少药，小痛小痒、小病小灾，庄稼人去不起医院，二大娘就用土偏方、小秘方给人治病。比方说她用梧桐叶烧水当茶喝治疗头晕（实际上是治疗高血压），用竹叶治小肠炎（即小便利不利，实际上是前列腺病），用小便须烧水治疗糖尿病，用马齿苋汁治马蜂螫，用毛地黄根汁液治疗脚气等，都有神奇的效果。当然二大娘也求术签、算卦、收魂等等迷信方法为人治病消灾。比方遇到谁家的小孩子夜里哭闹不止时，她就请村里会写毛笔字的人用毛笔蘸墨汁在红纸上写一段歌词：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路的君子念三遍，
一觉睡到大天光。

然后将这个红纸贴在村子重要路口和显著位置的大树或电线杆子上，让过路行人念，据说小儿的夜哭症就会好。

祈求神灵保佑小儿平安，也是二大娘的一道“功课”：谁家有了孩子，她要教导人家请张仙，实际上就是一张年画，

逝者档案



●姓名：张王氏
●终年：76岁
●籍贯：嘉祥县疃里镇空山村
●生前身份：农民

画名叫“张仙打狗”，画面为一穿角巾袍服的长须老者，慈祥而威严，手持弓箭，射杀“天狗”，那天狗作狼狈逃跑状，夹着尾巴，口吐鲜血。老者膝下往往还绘有一群神态各异的儿童。据说张仙是送子、护子神，常供奉在炕头烟道的墙上，防止天狗从烟筒里钻进屋来，吓着小孩、伤害小孩，画的下面还有一首歌词：

张仙打狗狗吐血，
善人行好不作恶，
有人请我家中坐，
富贵善人子孙多。

那年画看上去很神秘，直到我长大后才知道它的意义。

再比如小孩夜里拉肚子，白天不拉，总是赶上夜里起来解大手——我小时候就有过这个毛病，尤其是冬天，农村屋内没有厕所，晚上又冷又黑，一出被窝，冻得打哆嗦，这着实令人头疼。二大娘就有办法，说明天睡觉前给鸡拜拜就好了，于是天黑的时候，叫我跑到鸡窝跟前，然后给鸡鞠个躬，再作个揖，口中念叨：

鸡大哥，鸡二哥，
你黑夜闹，
你白天闹！
我白天给你修鸡窝。

结果这半夜起来上厕所的问题竟然真好了，你说怪不怪。

按村里人的说法，二大娘命不算孬，有五个儿子，一个闺女，她又认了几个干闺女，年里节里都来看她，俨然亲生女儿一般。但在我印象里，二大娘日子过得不怎么样。她闺女死得早，撇下两个孩子她养着。大人家孩子多，儿媳不大会做针线活，一窝小孩子穿得赤脚露腿的，有时到了数九寒天，孩子们还穿不上棉袄，

冻得脸通红。二大娘有时来我家坐坐，我母亲常给她家一些衣裳、旧鞋，她很感激，说我母亲心眼好。

总忘不了二大娘对我家的情意。有一次母亲淋巴结发炎，村子里称这种病叫“走线”，胳膊肿胀得通红，凸起一条蚯蚓似的红筋，浑身作冷，发高烧，是二大娘张罗着给母亲扎针喝药发汗，很快，就治好了母亲的病。

二大娘还曾热心地给我张罗媳妇，那时农村娶媳妇不容易，媒人能登门介绍对象算是一件幸事。二大娘给我介绍的几个女子都不错，但由于那时候我挑拣得厉害，没有相中。记得有一次二大娘给我介绍了她的一位亲戚，说那姑娘长得白暂嫩面，浓眉大眼，煞是好看，但文化不高，只上过小学。我嫌对方文化低，并背诵毛主席语录作为拒绝：“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任何敌人的”。为此我父亲气得把我狠狠训了一顿。没有成功地给我找上媳妇，二大娘觉得很遗憾，但我更觉得对不起二大娘，辜负了她的一片好心。后来，我结婚时，虽然不是二大娘做的媒，但我还是把她当作媒人对待，专门请她喝了喜酒，吃了一条大鲤鱼（当地风俗，请媒人须吃大鲤鱼）。

二大娘犯过一回大错，因为她会接生，对妇女身子里的事知道得多，村子里有些避孕的妇女想偷生孩子，就挑唆她给取环。她是个热心肠，架不住三句好话，心就活了，开始偷偷地取。后来传出去，很多外村的人都来请她去做。再后来这事被乡里知道了，把她抓去，叫乡长嚷得不轻，还游了街，专门上她娘家村上去游，让她丢尽了脸面。二大娘那时已七十岁了，村里人说：抓她干啥，这多大岁数了，干脆罚她点钱算了，蹲大牢怪可怜的！后来乡里确实就把她放了。但从那以后，二大娘得了一场大病，她觉得很窝囊，说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是让她去娘家村里游街。是啊，娘家是一个女人圣洁的处女地，来不得半点污秽和羞辱，据说二大娘从此再没有回过娘家。

二大娘早已过世，前年我回老家，还专门去她家的老院子看了看。现在村子里年轻一代都搬到了山下盖起了新房，半山腰只剩下一些没有人住的荒废的老房子。二大娘那个老院子还在，院子里有棵苦楝树，合抱粗细，弯腰扭身。树干上布满了伤痕累累的疮疤，孤零零的树身子撑起一个浓荫密布的巨大伞盖，枝桠间闪闪点点盛开着清悠悠的蓝花，山风吹来，苦楝树呜呜作响，如同一位受到凌辱的老人在呜咽。二大娘当年住的老屋，屋门紧闭，门鼻子上挂一把生锈的铁锁，铁锁下的门板被岁月的雨水冲刷成一条乌黄的锈带。两扇栅栏窗还残存着糊过的窗纸，如同一朵朵绢白色的小花。贴近窗户，从窗缝往里看，往事历历在目。不知不觉，我的眼睛模糊了。山风阵阵，恍惚间，热心的二大娘向我走来……

我是你心里的声音

□侯焕晨

姐姐4岁了，依然不会走路，只能坐在小小的轮椅上被母亲推着走。她得了脑瘫，这是幼儿的不治之症，医生说她活不过12岁。

我心里怨恨姐姐，正因为她的存在，我才和她妈妈的感情出现了裂痕，最终她的妈妈离开了我，投进了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姐姐判给了我，我无力一个人抚养她，只好把她交给在边远小镇居住的双亲。我本打算开始另一段婚姻的，可是和我相处得火热的女孩一听说我在小镇上还寄养着一个脑瘫女儿，纷纷逃之夭夭，所以两年了，我还是孤家寡人。母亲笑谈，说我的人生大事都被姐姐耽误了。

我每两周看姐姐一次。每次姐姐见我都露出欢喜的表情，我只是走上前象征性地逗逗她，我抱她的次数是有限的。虽然她是我的女儿，但是我却不愿意接近她，一看见她，我就会想起她出走的无情无义的母亲和我一眼望不到边的苍白人生。

初春的一天，正是休班日，我照常回来看姐姐。母亲很兴奋，忙不迭地告诉我，姐姐会说话了！我一愣，这怎么可能呢。姐姐嘴角淌着永远也擦不完的口水，小手搭在轮椅上，轻轻摇晃着脑袋，分明是一副痴呆的模样，我无力地摇摇头。母亲拉了我的手说，儿子，你听。姐姐果然发出了声音，但不是在说话，类似“呼哧”的声音。我告诉母亲，姐姐不是在说话，她是说不了话的。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

喂姐姐吃饭的时候，姐姐望着我，嘴里似乎念念有

词。当母亲不喂她的时候，她的声音更大了。我和母亲都懂了，姐姐发出那样的声音是因为饿。

又过了几日，母亲对我说，姐姐发出的“呼哧”声越来越清晰了，尤其是我刚走进院落的那个时刻。我很累，又一次失恋让我心力交瘁，无暇分析姐姐是否在说话，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接下来，我连续四周没有看到姐姐，单位考核，忙得我焦头烂额。

第五周，我买了一堆生活必需品满怀歉意地赶回了家。我没有太注意姐姐，匆匆放下物品转身欲走，因为我又接到一个催促电话。

母亲叫住了我，孩子，你听。

姐姐的表情很急迫，她发出的“呼哧”声更真切了！

母亲的眼里有泪光闪烁，她轻轻地说：儿子，昨天，我才弄明白，姐姐是在说话，她是在呼唤你的名字！

我也听清楚了，姐姐真的是在喊我的名字，她说的不是“呼……哧”而是“侯……晨”，只是，她不会完整地叫出“侯焕晨”这三个字，她不会发“huan”这个音啊。我一直是她心里的声音。

她费力地前倾着头，看着我的方向，那小小眼睛里的期待我读懂了！

她也许是通过母亲的念叨把我的名字记在了心间。我一次次忽略她，甚至怨恨她，却不知道，我这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一直是她最直接的渴望、心底最强烈的声音！

我轻轻地抱起她，她很安静。我的眼睛湿润了，我明白了，我怀里这个患有重疾的孩子，其实一直都是我的天使。

给幸福一个逗留的时段

□杨福成

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天内我竟然经历了大喜与大悲。

喜的是，一大早把自己收拾利索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婚礼很低调，没有豪华车队，没有焰火燃放，甚至连一个简单的仪式都没有，大家看到的，只有一对新人幸福的笑容。

觥筹交错间，朋友们都慨叹自己怎么没有这样纯粹的幸福。

其实，这样纯粹的幸福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我们没有察觉，或者是被忙碌、劳累的生活冲淡了。

这犹如，我的一位同学。喜酒还没有吃完，突然接到了我同学的妻子遭遇车祸而亡的不幸消息。

她很年轻，和我同学结婚十多年来，一直忙忙碌碌。本来，他们俩在一个不错的工厂上班，工资不低，还分上了房子，应当算是很好的了，但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除了本职工作外，又开了一个小店。他们俩利用厂子三班倒的时差，一天不落地做起了小生意。有工作，有生意，很快，他们就又买了一套商品房。新房装修后，他们一家人搬了进去，再将工厂分的那套房子出租盈利。双职工，两套房子，还忙什么呢？但他们依旧忙碌，上班、开小店，开小店、上班……

噩运，就在忙碌中不期

而至。下午刚下班，她骑着电动车回家，一辆大货车逼近她，碾了过去……

车祸，说是不可避免，但如果不那么匆忙，也许是可以躲过的……

短暂的一生，只有劳累，有幸福，但没有来得及享受。

还有一位卖豆腐的老大爷，走街串巷叫卖了一辈子，攒了几万块钱，从不舍得花，可到了老了，想享受一下了，身体却又不舒服了，到医院一检查，癌症晚期……

在我楼下的一个公司里，一位副总兢兢业业，天天起早摸黑，因为过度劳累，高度紧张，身体难以承受，有时候开会突然就“扑通”一下栽倒在地，等休息一会儿好了，他依旧兢兢业业。他们单位是绩效工资，他这个干法，每个月可领到一万多元的薪水，他之所以天天这么干，为的就是不让自己的工资掉下来。

人的一生，不是用来受苦的，而是用来享受的。

海参鲍鱼是幸福，一杯薄酒是幸福，五毛钱一根的棒棒糖也是幸福……幸福，每个人都有。

享受幸福，一定要趁早。一天都不要忘记，一天都不要间断，无论多忙，无论多累，都要停一停，给幸福一个逗留的时段。否则，等攒够了钱，买好了房子，买好了车子，可能，就再也无法享受了。

投稿信箱: www.3207@163.com

人间